



印七
1606
10

莊子膚齋口義棧航卷之九

小野 壱 校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自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詰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齒缺。

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千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危酒危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危。言自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已。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未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爲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已

不與已。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謂陳人。

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爲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頤之年也。曲禮云。百年。年月期頤。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年而稱爲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爲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

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爲人之道。此陳人而已。
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物而借重之也。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旨也。而可有旨也。而不可。有旨也。而然。有旨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遊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杜工部詩。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爲有所容心。則不得爲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之中。亦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

首有所由來也。言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危言也。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要諸毫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

其不同形而相代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爲草。木爲木。禽爲禽。獸爲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

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入乃以心服而不敢蠱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爲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蓋育悟忤逆也蓋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爲順而彼爲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周禮夏官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又天官宰夫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註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諸臣万民之復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爲逆也莊子旣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

不知敬吾聖人者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千金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金三千鍾如觀雀蚊蛇相過乎前也。觀音義

一云鶴

不消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也。謂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乎無係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謂止此悲喜之心。使是有所係累也。若無所係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蛇然。豈以此爲悲喜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一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一年而從。順也。於是非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齊物論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碧岩第五

趙州問「投子太死底，人却活時，如鬼入者納，遣何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湏到。」鬼入者納，遣化於其曾中也。天成者與天爲子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天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爲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爲者言以生，爲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

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未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

其有鬼邪

辨章考證

曆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曆數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其所遷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

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衆固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々也。奚稱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也。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也。陰與夜吾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叟音義云
叟音蕭

何爲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以所有。本不自知。其所

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蜩之生而以影比蟻申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爲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々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無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待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我亦從之其爲強陽者本非

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自之說又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重說偈言法華經多有此字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々肝々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塾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煩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々軒々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信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煩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

自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可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可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爲者，言不欲

爲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論語泰伯篇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月衣皮毛。夏日衣葛締。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々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前意同。

戴擣子

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音義云卷音眷姓善名卷

捲捲自勞之兒。葆力勤苦用功也。德爲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一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即與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

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歧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
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
惑哉

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所養
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以外物爲輕也此幾
當時患失之士論語陽貨篇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失之無所不至矣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

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
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絛登車仰天而
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
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
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君乎君乎言以我爲國君乎惟無意於爲君者
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
色子華子目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
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

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救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攬擎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攬其鉻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攬之況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爲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

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目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

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入於此以隨侯之珠，蟬千仞之雀，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璫哉？
文選西都賦隨侯明珠錯落其間註云淮南子月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一藥傳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

苴布、麤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上苴上音擣下知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

堯之非心

薰屋

文選第二十范蔚宗樂遊應詔詩云山梁恢孔性黃屋非堯之心

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

論語泰伯篇

如此方可以盡

無爲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苴四字只就餘字上生亦猶曰塵垢粃糠可以陶鑄堯舜也。逍遙遊篇其造語適當處皆此類。荊公之學真箇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辨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誤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

以絢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往
也所以之所以爲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
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此一
段文似內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
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
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
難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
言其非真知已既非真知已則譽者可信毀亦
可信矣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
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

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揭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徑。見原憲，原憲華冠緋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惡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音義華冠以華木皮爲冠

茨者苦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爲塞弦拊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爲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爲冠也綻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以所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爲己而爲人教人非爲道而爲利假仁義以文姦故

曰仁義之惡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决曳緹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縕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種噲虛薄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决屨之後已破也曳緹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

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全飪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二程全書。程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平日昔受學。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平已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得失。不足以喜懼也。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爲愧也。誦之父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余見其人也。丘之得者。言真得友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已。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爲抑遏也。若強爲抑遏。則能內傷。其

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自制。是一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而爲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事。中庸二十一章。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貞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雀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妥。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悅然執共伯。得乎丘首。音阤

千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音義隘

藜羹不糁。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轢之也。無禁者。不以爲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論語子罕篇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彌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爲法於後世。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音消瀟洒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之也。抗然躍然也。子

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子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爲共和音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上十大陽兆曰厲王爲禍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

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

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

淵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爲已。自不是汝之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汙我。遂投淵而死。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穢德也。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下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

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強力有作爲之意，忍耐世俗汚辱之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爲仁者也。下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沉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一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歧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間。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繫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叔且叔者弟之称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此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未名之心也。與政爲政治。爲治雖有爲而無容心也。遽爲政者。汲汲然。俗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孟子不賴者。不取以爲資也。后山云。親年方賴祿。陳后山詩集第二送楊侍禁兼寄顏是用此。黃二公親年方賴祿。不情借吹哩。是用此賴字。疾行。亢也。刻意曰爲亢而已矣。即疾行也。

言伯夷叔齊非欲爲高節矣行使於富貴稍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爲此高亢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爲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隨珠彈雀兩臂重於天下說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說劔漁父則又甚焉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入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適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足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

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辨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餉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謠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魯。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辱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率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矣。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飾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瞑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智絳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

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辱如激丹齒。如齊具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户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畫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干干。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

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偹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辨，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其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寇，解其長劔，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放曆，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足貴乎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魚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

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曾子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时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俛俛。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轡低頭。不能出氣。歸至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目。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漏泉。言其氣方旺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颶之意也。妄称文武。言妄称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木枝之皮。以爲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下季得相親也。望履幕下。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也能辨諸物。才能可以辨名。諸物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胼胝也。孰論詳論之也。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大豕也。操飘而乞。有求於人也。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不。不知其本真之性。伋節汲汲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也。

不爲乎。蒲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平。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

仲爲臣。由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立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踐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踐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月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

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拯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盍不爲行者言何不修其德行也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修義爲是也人若乘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于祿之意也論語多信者顯言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乘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爲苟得自滿之計猶爲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小盜者拘太盜者爲諸侯即前胠篋篇之論言行之情悖戰於

胷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爲義之徒。失其時爲篡夫。秋水篇曰。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僞而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則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也。爲名爲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顧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爲之類。庚桑楚篇乘其所爲

者捨其所當爲而不爲。謂不能存生保性也。猶其所不爲者。謂爲利爲名。乃其所不當爲者也。徇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爲小人。反循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爲君子。亦不爲小人。則可以徇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自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

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而汝也。趨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爲忠信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于祿之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爲自然之道。故設爲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真情之爲愈。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定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俗。過世之土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乘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

惄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
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
耶。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
理。以遇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
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
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
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
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

時。以求已分之益。而爲流俗所化。言其所爲。皆
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爲非。以已爲是。
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久近也。前一時如何。今
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至重
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獨爲其所
謂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
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惑
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爲爲
者爲其所爲。乃人爲也。所以爲者。天理也。知有
入爲。不知有天理。雖爲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

新子卷九

患害况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窶。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未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者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務爲太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處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不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此又不言貴。只言富窮。羨者可以盡求其所好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俠人因人。

秉火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

幽闕鼓吹云張延賞聞度支期以旬日平反視事日案上帖云奉錢三十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息收吏禁之次日於盤洗處又一帖奉錢十一萬公歎曰錢至

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吸

不得不止事文類聚續集二十六

不得不止事文類聚續集二十六

不得不止事文類聚續集二十六

不得不止事文類聚續集二十六

欲富也。惡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爲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爲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淵苟得之類也。篇內語勤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爲每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

百姓所同得有物有別者也。詩入雅度即別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已而無所爭也。無以爲故。不求爲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爲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未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爲廉比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末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入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放變時雍也。書堯典篇

不以羨害生者。言其無爲而爲。老子經不以羨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論語卷八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入病長阤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嘸放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儻溺於鴻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財源。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未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刲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不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末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末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音義云禹音憤

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太病然絕耳，去羨味也。
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阤而不死也。即易所謂
貞疾常不死也。豫卦六五，具平爲福。有餘爲害。疾恒不死。

物莫不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龐比之讓
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
沒。嗛塞滿其口也。猿猴之領曰嗛。感其意者動
其言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爲也。
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伎溺不自在也。若人
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
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閑。

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眷其身充肥悅
澤則馮。淵有驕張之意也。淵若堵者言積財而
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晉王衍妻郭氏喜聚
未嘗言錢。妻歎試之。令婢以錢達床。使不得行。
衍是日起見錢謂婢曰舉此阿堵物夫。書言故事。

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
爲誇而不能舍。服膺念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
見憔憔戚戚之意。薄於胷中故曰淵心戚憇不
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也。劫請劫取也藏於
屋内者。恐有劫盜故爲樓躡周環其室。運而出
外。恐有大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躡窓也。

樓墻上之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志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夫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願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繚意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東坡謂東作莊子祠堂記。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

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何也。蓋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老子爲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因散軼爲人所竊易。亦猶今列子也。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於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縷。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眼。治劍眼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自外。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臣聞太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削。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敷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鏃。晉魏爲脊。周宋爲鐸。韓魏爲鍔。包以四夷。裏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削以五行論。

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鏃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鐸以豪傑士爲鉸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玉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闔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主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官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覩也

喜劍者喜劍闘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令人言犒從也蓬頭突鬢

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鹿魯也。短後不襪也。語難者欲鬪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驚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劔戲也。敦劔者敦斷也。以劔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劔首也。鐸刃也。鐸劔口也。鍊劔把也。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削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茫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百匝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劔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感應篇
天子萬物之靈也。故曰天子萬物之靈也。故曰
開闢成務，見其道於六門。

